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六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二十九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六

宋

宗皇帝

嘉祐元年春正月帝有疾文彥博等宿衛禁中二月

帝疾瘳

正月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翌  
日文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



文彥博等此為  
直以三尺童視  
仁宗矣仁宗菜  
感風眩非不起

之症彥博何不學樊噲排闥進見諸事請旨而行乃公然救死罪豈非專擅至啟照殿廷益屬不經而史方謂京師業業賴彥博等以安誠阿其所好不識大體之言且京師之業業未必非彥博等之張大其事有以啟之而仁宗愈後亦置之不問可謂

言漏彥博斥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

居欲何為邪自今疾勢增減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

又與劉沆富弼謀啟黜于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

白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邪因赦死罪以下令

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

北京留守賈昌期素惡富弼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

二人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後數日

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治亦繼隆所教也志聰以

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

二人懼變色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

柔情不紡君以  
者矣

奴敢爾傳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于中  
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復  
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  
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  
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也二月帝疾愈御延和殿文彥博等還私  
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乃安先是彥博  
等在禁中有言禁卒告都虞侯欲為亂劉沆欲捕治  
彥博召都指揮許懷德問都虞侯何如人懷德稱其  
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  
衆乃請沆判狀尾斬卒于軍門及帝疾愈沆白帝曰  
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  
判呈帝乃解許懷德字師古祥符人

閏三月以王堯臣參知政事程戡為樞密副使

戡以文彥博親故改授副使

以唐介知諫院

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于帝曰介頃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

夏五月罷知諫院范鎮

建儲得夫前已  
詳論之仁宗是  
時春秋尚富未  
有皇嗣鎮必欲  
扶立近之者其  
何居且前後事

帝性寬仁言事者競為激訐鎮獨務引大體非闕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未嘗言及帝暴疾文彥博因請

十九上書至呂  
臣對泣成何事  
象又復移書報  
政言天象示變  
必有患兵浩為  
誕妄之語以變  
惑人心尤為狂  
論然其所以致  
此者亦仁宗不  
墜乾綱有以啓  
之耳

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  
尚有大于此者乎即上疏曰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  
莫知所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廟社稷  
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  
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

王名祐真宗次子生九年薨  
追封周王後追冊悼獻太子

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  
宗故事拔近屬賢者優其禮秩而試以政事俟有聖  
嗣復遣還即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今間言已入為

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

今日難于前日安知異日不難于今日乎凡見帝面陳

者三因泣下帝亦泣曰朕知卿忠當更俟二三年鎮

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

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

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

修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

字冲之  
開封人

趙抃知制誥吳

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于是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



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聽

六月大水社稷壇壞詔求直言

京師自四月大雨水注安上門門闕折壞官私廬舍  
數萬區諸路言江河決溢河北尤甚至是雨壞太社  
太稷壇詔羣臣實封言闕失而分遣使賑恤被傷者

秋七月彗出紫微垣

至八月始滅

八月庚戌朔日食

罷狄青判陳州以韓琦為樞密使

狄青素行憤事  
即其平日不去

面涅不袒梁公  
慮烈尤可概見

若士卒指回鞍

誇環推馬足不

遇者善於吻下

戎伍無知戰威

發於不自覺其

何至有意外之

慮患其非國家

之利乎蓋足時

朝臣皆性情之

流不礙機權而

又較視武遂不

顯其位次居上

預存奇覓於胸

中猜疑隨後而

青在樞府每出入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至擁馬足不

得行

又其家數有光怪會大水青避于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

翰林學士歐陽

修言青掌國機密而得軍情非國家之利知制誥劉  
敞出知揚州陸辭亦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  
其終帝然之乃以使相判陳州

冬十一月王德用罷以賈昌朝為樞密使

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偽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  
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戰而名聞四夷閭閻

起非平允之論也

婦女小兒亦呼為黑王相公

十二月劉沆免以曾公亮參知政事

沆初以附張貴妃得進數為御史論列沆深疾之因  
上言自慶歷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  
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扶人陰私莫辨之事以  
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請行御史遷次  
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帝從之會御史范師道字貫之仲  
淹之姪趙抃歲滿求補郡沆引格出之中丞張昇曰天

子耳目之官而宰相挾私斥之可乎上疏極言沆遂

出知應天

沆長于吏事然任數善刺探權  
近過失陰持之以軒輊取事

以包拯知開封府

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以其  
笑比黃河清童穉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  
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訂二年春二月初公杜衍卒

諡正  
獻

衍臨終作遺疏畧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

而輕財用宜早建儲以安人心語不及私

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

帝切于求士進士諸科一舉而獲選者至千三百餘  
人士子習尚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嘗言  
文章之變與政通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  
勝為奇驅扇浮薄重虧雅俗非取賢斂才備治具之  
意雖下詔揭示而士習不改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痛  
抑新體凡為時所推舉者皆被黜榜出澆薄之士俟修

是時文體大壞  
以險怪奇澀相  
矜人心薄澆於  
此可見歐陽修  
一舉而廓清之  
牛鬼蛇神之派

由斯稍變可謂  
力挽頹風乃稱  
發而被黜者眾  
諱馬前士習之  
不淳惡更甚於  
文獻爾時有司  
竟不加之懲治  
何以維世風而  
傷士行耶

晨朝聚課于馬前街司邏卒不能禁止然自是場屋

之習遂為之變

是科程顥張載朱光庭蘇軾蘇轍曾  
鞏皆及第程顥字伯淳西洛人張

載字子厚長安人朱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師人蘇軾  
字子瞻眉山人蘇轍字子由軾之弟曾鞏字子固南  
豐人

三月護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

諡武襄

青為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

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

無一士敢後先者故數有功

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  
告身詣青獻之以為青

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違之

夏四月幽州地大震

壞城郭覆壓死者數萬人

秋八月詔諸州置廣惠倉

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粥之至是韓琦請留勿粥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留田租百石以是為差戶

寡而田有餘則粥如舊

九月契丹來聘遣翰林學士胡宿報之

初契丹興宗遣使來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基復

遣使來求欲成先志帝遣張昇報聘且諭之曰昔文

成興宗尊號中字弟也弟先面兄于禮為順况今南朝為伯

父之尊當先致恭于是復使其臣蕭扈以洪基像來

宿乃奉御容如契丹契丹主具儀仗迎謁及瞻視驚

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

彼時東方是契丹增歲幣其數畧兵威有何不契丹可懼而契丹主見像驚拜有都虞候之



數印此不過宋  
臣自謂之言無  
足信蓋可翻耳

一都虞侯耳

冬十二月詔閒歲一舉士置明經科

進士諸科待試京師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  
應詔往往沉淪十數年以此多毀行干進者王洙侍  
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  
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  
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咸請易以閒歲之法詔從之  
于是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

凡明  
兩經

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  
經通五為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  
進士等未幾以登第者驟致顯擢復下詔定其遷次之

格以裁抑之

三年夏六月文彥博賈昌朝罷

戊戌

彥博以老求罷以使相判河南封潞國公知諫院陳

旭

字暘叔建陽人後避神宗嫌名改升之

等恐昌朝遂代為相乃率僚

屬上言昌朝交通女謁建大第別勅客位以待宦者

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不治昌朝竟出判許州

昌朝

在侍從中多得名譽及執政始不為正人所與

以韓琦同平章事宋庠田況為樞密使張昇為副使

時羣臣皆以建儲為言帝依違不決琦既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女生琦懷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帝不

答

以包拯為御史中丞

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拯之知開封也以威

嚴御下名震都邑及是歐陽修以龍圖閣學士權知府事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政勸之者修

曰凡人才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謹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開封亦大治

秋八月己亥朔日食

祀四年春正月丙申朔日食用牲于社

二月更權茶法

自茶為官權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

建州片茶也宋制茶有二

類曰片曰散片茶惟建劔最為精潔

之禁尤嚴園戶困于征取官司並

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著作佐

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

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權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富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請于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為患園戶輸納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均賦于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而不給本錢遂詔弛舊禁俾通商利凡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

下矣論者又謂茶戶困于輸錢良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必至歲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皆請除前令帝不聽夏四月封周世宗後柴詠為崇義公

給田十頃以奉周祀從著作佐郎何鬲請也

五月除猜防大臣條約

前兩制不許至執政私第執政所薦士不得充臺官詔並除之

秋七月放宮人

帝以月食幾盡修陰教以應天變前後出宮女幾五百人時後宮得幸者十人謂之十閣而劉氏黃氏在十閣中尤驕恣通請謁御史中丞韓絳密以聞帝曰非卿言朕不知也當審驗之遂并出二人

田況罷

況寬厚明敏有文武材好論天下事言甚明切以疾罷



冬十月大禘于太廟

帝將親禘下禮官集議東向之位同判宗正寺趙良

規

字元甫洛陽人

請正太祖東向之位而知太常禮院韓維

字持國億第五子

請如故事虛東向之位便時禮官不敢決

乃與待制以上及臺諫官同議太祖為受命之君然  
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大禘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  
晉以來已用此禮詔從之

十一月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濮王

諡安懿

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知太宗正寺二十年宗子  
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  
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薨以其子宗實育宮中故卹  
典有加

召河南處士邵雍

字堯夫  
河南人

不至

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于書無所不讀始  
為學即堅苦刻勵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者數年  
既而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久之幡然來歸

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

初北海李之才受易于河南穆修修受于种放而放受之

于陳搏源流最遠之才攝共城令雍時居母憂于蘇門山躬饗以養父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

志果何似雍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

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之才遂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雍由是探賾索隱

妙悟神契玩心高明深造曲暢遂衍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共城注見

前蘇門山在衛輝府輝縣富弼司馬光呂公著  
字晦

子簡諸賢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游為市園宅雍德器

粹然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

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甚而忠厚之風聞天下  
留守王拱辰薦雍遺逸授將作主簿後復舉逸士補  
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

庚子

五年夏四月程戡免以孫抃為樞密副使

戡與宋庠不合數爭議于帝前臺諫以為言帝不悅  
殿中侍御史呂誨

字獻可  
端之孫

復論戡結貴倖以致位乃

免

置寬恤民力司

體察入告上之  
人酌其情勢休  
養而安全之使  
幽隱不墮於上  
聞膏澤不格於  
下速始得體恤  
之寤若必待遭  
官四出然後知  
民間疾苦則安  
藉司牧者之承  
流布德況所遭  
官屬其言又未  
可盡信乎薦成  
名而無實濟既  
見其紛最滋擾  
耳

詔置于三司遣官分路訪覓恤民力事

五月召王安石

字介甫  
臨川人

為三司度支判官

安石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攜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  
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

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調知鄞縣

本漢鄞縣五代吳  
越更名今為浙江

寧波府治通判舒州文彥博為相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

以激奔競之風歐陽修薦為諫官安石皆以祖母年  
高辭修以其須祿養復言于朝召為羣牧判官改度

支判官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于自用

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

于是上萬言書其大要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

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無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驚天下之口而固以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

先是館閣之命

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于世恨不識

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

聞者莫不喜悅

呂祖謙曰安石變法之蘊亦畧見于此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

寧世道升降之機識者于此三致意焉

六月契丹新置國子監

契丹主自即位求直言者再復詔設學養士頒五經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人

秋七月歐陽修等上新唐書

先是帝以劉昫等所撰唐史畧弱淺陋命翰林學士歐陽修端明殿學士宋祁刊修之曾公亮提舉其事十有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事增于前文省于

舊

修撰紀志表祁謨傳故事每書首止列官尊者一人修以祁為先進且于唐書功多故各著其名以

自異

浚二股河

商胡決河之別派也以其自決河歧出故名二股續綱目于是年正月書鑿二股河考

宋史河渠志是年河決二股七月韓贄疏請修浚非正月也今改正

自李仲昌治商胡決河塞而復決

事見前

至是河流派

別于魏之第六埽

在今大名府南樂縣界

曰二股河行魏恩德

博之境亦曰四界首河

自決河至四界首行百三十里

河北都轉運

使韓贄

字獻之齊州人

言四界首古大河

即王莽河水經注謂之大河故續注



見前所經今宜浚二股于此分流入赤金河

五季周顯德初李穀

治楊劉決河其不復故道者離而為赤河及游金二河故道在東平原間今湮沒不可考

為利

可必商胡決河北自乾寧入海

是為北流

二股河東至德

滄入海

是為東流

分而為二則上流不壅可無決溢之患

詔如其策

浚二股入赤金

役三千人幾月而畢

考宋史河渠志是年韓贄

請浚二股至英宗治平元年始命都水監浚治并浚五股河與韓琦傳所載不同續綱目從贄傳今依之

又河渠志神宗熙寧元年河決思冀二年從都水監丞宋昌言內侍程昉議開二股以導東流才及六分

而北流開既而河自其南四十里東決汜濫大名思德滄永靜五州軍境三年令河北轉運使開修二股

上流至五年四月河始成績綱目宋元通鑑但載思  
冀之決而東北流關開俱不載今并注于此 宋昌

言字仲謨

綬族子

冬十一月宋庠免以曾公亮為樞密使張昇孫抃叅知  
政事歐陽修陳旭趙概為樞密副使

庠前後所至以慎靜為治然愛信幼子縱其與小人

遊殿中侍御史呂誨論庠昏惰乃罷判鄭州

正 辛

六年春三月起復富弼同平章事弼固辭許之

弼以母喪去位詔為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

陳旭庸碌小人  
去留本無足惜  
但仁宗既云選  
用執政不容為  
臣預議則旭無  
應四院之罪而臺  
垣捕風捉影以  
傾軋宰臣安知  
不出于豐亨所  
當究其曲直使

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請終制且曰起復金革之變禮  
不可施于平世帝乃許之

夏四月陳旭罷以包拯為樞密副使

知諫院唐介趙抃御史范師道呂誨上疏論旭陰結  
宦者故得大用帝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邪  
乃爾罷之旭知定州介等亦外補

六月壬子朔日食

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雨羣臣欲援至和

無逆情乃兩難  
之為調停之計  
豈正道哉

例稱賀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華  
夷雲之所蔽至為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  
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災慝甚明天下皆知其  
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歷官術數不  
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帝從之

以司馬光知諫院

光以三劄子上其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

以為

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  
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知道諛識

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謂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陛下天性慈惠子育元元雖古聖王無以過然踐作垂四十年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羣臣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于三德萬分一亦有所未盡歟臣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羣臣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一皆可之誠使臣皆忠正則善矣或有一姦邪在焉豈可不為寒哉

其二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

以為

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願陛下慎選在位之士而用之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徒其官無

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  
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  
其三言養兵之術務

精不務多帝以其一留中其二下中書其三下樞密  
院光又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謹微務實又言故  
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今內臣不過去  
御坐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聽聞恐漏泄機事非  
便帝皆嘉納詔自今止令御藥侍臣及扶侍四人立  
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

以王安石知制誥

不復知有致身  
大義安石新進  
小臣可齋勅就  
付堅拒不已甚  
且避之于廁不  
恭實甚迨極際  
則其位點澹茶  
心事畢慮乃仁  
宗與在廷諸臣  
方且想望乎采  
惟恐其不就何  
其偉也

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閤門吏  
賫勅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于廁吏置勅  
于案而去又遣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及徑除知制  
誥遂不復辭

秋八月以曾公亮同平章事張昇為樞密使胡宿為副  
使

宿為人清慎忠實臨事不妄發既發亦不可回其當  
重任尤能顧惜大體羣臣多務更張草蕪宿曰變法

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更無益于治也  
閏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王介

字仲父  
潯州人

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

請黜之帝不許曰以直言召人奈何以直棄之乃收  
入第四等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

不肯譏詞韓琦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  
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

字文通  
錢塘人

為之詞

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  
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



大臣所為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為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竇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

### 以歐陽修叅知政事

時韓琦為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修以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

冬十月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固辭不拜

羣臣以儲位未建為憂言者雖切而帝未之允司馬  
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  
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  
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  
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  
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  
中夜出半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  
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

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  
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能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  
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  
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  
書不為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僕王喪乃  
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  
疑乞內中批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  
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

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  
願固起之帝曰然

壬寅七年春三月孫抃罷以趙槩叅知政事吳奎為樞密

副使

抃年老善忘于事無所可否御史韓鎮言之遂罷為  
觀文殿學士

夏四月樞密副使包拯卒

諡孝肅

拯性峭直耿介與人不苟合不一毫妄取平居無私

書故人親黨干謁一切絕之然惡吏苛刻務敦厚于人未嘗不恕其飲食服用喜儉樸雖貴如布衣時卒贈禮部尚書

秋八月立宗實為皇子賜名曙九月進封鉅鹿郡公

宗實既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

王珪

字禹玉  
華陽人

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

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

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詔下宗實復稱疾固

辭章十餘上

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徵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

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

宗實始悟

周孟陽字春卿海陵人

司馬光言于

帝曰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于旬月其賢于人遠矣然

父召無詔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

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

舍上有過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

行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賀

辭不貲之富所

見何淺司馬光

此言夫之甚矣

然則贊宗實得

不貲之富者又

為何等人乎

冬十月賜諸路錢助糴常平倉

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內藏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糴之

癸卯八年春三月帝崩夏四月朔皇子鉅鹿公曙即位

是為

英宗

尊皇后為皇太后赦

先是二月帝不豫中書樞密奏事于福寧殿之西閣

至是辛未夜帝崩于福寧殿

帝恭儉仁恕有司嘗請以玉清舊址為苑帝曰

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以是為燕私常服浣濯  
帷帶衾裯多用縵絕嘗中夜飢思燒羊戒勿宣索曰  
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疑者皆  
令上獄歲活千餘人每諭輔臣曰朕未嘗嘗人以死  
況敢濫用刑乎及崩

遺制皇子即皇帝位

于是皇后悉斂諸門鑰寘于前

黎明召皇子入以遺詔令嗣位皇子驚再言曰曙不  
敢為因反走韓琦等共掖留之四月朔皇子即位欲  
諒陰三年令琦攝冢宰宰臣不可乃止

帝有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聽政

帝得暴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太后乃御內



肅時所謂請正

人者不嘗斥曹

昌朝交通女禍

子而此所立皇

后高氏之母固

曹太后之姊也

為交通為不交

通且力贊濮王

東門小殿垂簾宰臣日奏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  
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  
未決者則日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已意檢視曹氏及  
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

### 立皇后高氏

后侍中瓊之曾孫母曹氏太后姊也少育宮中既長  
出宮婚于濮邨封京兆郡君至是冊為皇后

### 五月以富弼為樞密使

子入繼又何以

對呂朝宗

秋七月帝疾瘳

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  
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內外恟懼知諫院呂誨上  
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而兩宮  
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  
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  
不容之手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  
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

反不能容邪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

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

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初御紫宸殿

見百官琦因請乘輿荷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帝命侍臣講讀于通英閣翰林侍讀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受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劍陋堯禪之以位天下享之百姓戴之非苟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盡釋

契丹耶律重元反兵敗自殺

契丹主尊寵其叔重元甚至賜以金券免拜不名而

重元陰懷異圖是月契丹主如太子山

方輿記要山在故大寧衛

西重元子楚王尼嚕古

小字伊嚕幹尼嚕古舊作涅魯古伊嚕幹舊作耶律縮今

改

與樞密同知蕭呼敦

字伊遜孝穆之姪呼敦舊作胡規伊遜舊作乙辛今改

等四百人謀作亂教睦宮使耶律良上變契丹主召

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語之且急召尼嚕古仁先日

此曹凶逆臣固疑之陛下宜謹為備臣請帥衛士討

之尼嚕古聞召知事泄遂誘脅弩手軍犯帷殿仁先

使北院樞密使耶律伊遜

字呼圖克五院部人伊遜舊作乙辛呼圖克舊作胡

親等率宿衛士卒數千人與尼嚕古戰賊衆多降

尼嚕古躍馬突出近侍渤海阿蘇

舊作阿蘇  
廝今改

等射殺之

重元被傷退其黨遂奉重元僭位以呼敦為樞密使

率奚人二千薄行宮會五院部節度蕭塔喇

舊作塔喇  
刺今改

聞召領兵至仁先俟賊氣阻背營而陣乘便奮擊塔

喇自外擾之賊大奔退殺二十餘里重元走大漢自

殺黨與皆伏誅契丹主執仁先手曰平亂皆卿之力

也加尚父進封宋王伊遜等加賞有差

冬十月葬永昭陵

在河南府鞏縣  
西南足跋西北

史臣曰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茂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壅國基者厚矣子孫一矯其所為遂馴致于亂傳曰為人君止于仁帝無愧者焉

### 英宗皇帝

甲辰 治平元年夏五月太后還政于帝加韓琦尚書右僕

射

帝疾大瘳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

琦撤簾事成於  
俄頃不動聲色

而太后遷政深得歸天之道至三策既落梯於屏後見衣不過極言撤之速耳在當時記藝者固無須如此形容而張時辰作庸義遂以此為貪奪權位之証迂儒不善讀書未免有意苛求矣

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即厲聲命鑿儀司撤簾簾既落猶于屏後見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右僕射

### 六月增置宗室學官

舊制諸王宮教授無定員至是封皇子頊為潁王以

王陶

字樂道萬年人

邵亢

字興宗丹陽人

等為翊善記室因增置教

授官以教皇族

年十四以下者別置小學教官

凡二十七員

先是司馬光言

于帝曰王陶等雖為皇子伴讀若不旬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教者止于供職學者止



于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  
雜處其間雖皇子資性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  
易遷雖有碩儒端士為之師傅終無益也臣願陛下  
博選學行之士使日與皇子居處燕游講論道義其  
侍御僕從邪佞讒巧之人誘導為非者委伴讀官糾  
舉即時斥逐若皇子自有過失規誨不從亦聽以聞  
如此則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  
人益疎天下之幸也帝嘉納之遂有是命

秋八月內侍任守忠有罪竄蘄州

初莊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  
仁宗親政謫監英州酒稅復累遷至宣政使入內都  
知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于帝守忠建議欲授立昏

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  
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斬于都市呂  
誨亦上疏論之帝納共言翌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  
歐陽修已簽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  
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  
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  
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九月詔日開經筵

招集義勇本則  
適用惟貴簡練  
精熟宜在任籍  
之多無端按丁  
索戶遍刺手背  
士勇未厲而民

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  
經筵近以聖體不安遂于端午及冬至後盛暑盛寒  
權罷數月今陛下初政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  
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 復武舉

冬十一月刺陝西民為義勇軍

韓琦言唐置府兵最為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  
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

先驚投豈安邊  
固圍之道日記  
律政畧不堪行  
陣雖多亦莫以  
為即云兵貴先  
聲而無制勝之  
實徒爾孰稱十  
萬恐敵人聞之  
不能生懼而轉  
為所輕琦素然  
知兵此舉實高  
失當司馬光所  
論殊中事理琦  
尚爭辨不從  
不免貶短矣

金史卷之二十一  
卷七十六  
河東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  
于陝西諸州刺手背以為義勇甚便乃命徐億等往  
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  
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疏畧不可用知諫院司  
馬光上疏力諫不聽光至中書與韓琦曰兵貴先聲  
諒祚方桀驚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  
貴先聲為其無實也獨可欺于一日之間耳今吾雖  
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

君但見慶厯間鄉兵刺為保捷事見前憂今復然已降

救與民約永不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于民未敢以為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為陝西之患

十二月吳奎罷以王疇

字景彛濟陽人

為樞密副使

奎居父喪毀瘠廬墓固辭起復疇厲風操喜言事未幾卒

吐蕃木征

宋史英宗紀作瞎沁密藏舊作瞎欺米征今改乞內附續綱目作木征以

河州內附宋元通鑑同考宋史吐蕃傳及王韶傳作木征叛服不常此雖乞附並未舉州內屬至熙寧六年始

復河州七年木征始來降今依本紀于此止書乞附以著其實

初置勒斯賚娶李立遵女生轄藏

舊作瞎

及穆爾章

嘉舊作磨

又娶喬氏生董戩

舊作董

李氏寵衰斥

為尼于廓州而錮其二子二子乃結母黨李巴全竊

母奔宗噶爾

舊作宗

城置勒斯賚不能制穆爾章嘉

因撫有其眾寶元中穆爾章嘉死部人立其子轄薩

策丹

舊作瞎撒欺丁今改

李氏懼孤弱不能守乃復屬且勒斯

賚轄藏仍居龕谷

宋初吐蕃地後于此置峇全為縣元省故城在今蘭州府金縣

而

死有二子長曰木征居河州少曰轄烏爾戩

舊作轄吳

此今改

居銀川

在蘭州府河州西北

董戩與母別居哩正

在河州西舊作

歷精今改城

號今嚴明人憚服之有衆六萬日以盛疆

至

是木征率其衆求內附

以內侍為陝西諸路鈐轄

帝遣王昭明等四人體量軍情治其詞訟有賞罰則

與其帥議大事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諫官呂誨言  
唐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我朝因循未革奈何  
又增置此員其權與安撫使均矣乞罷之精選帥臣  
專制閫外傳堯俞字欽之濟源人趙瞻字大觀永城人皆有論列不  
聽

乙巳 二年春二月罷三司使蔡襄

帝自濮邸立為皇子聞近臣中有異議

先是皇太后  
聽政為輔臣

言先帝既立皇子宦妾更加熒惑而近臣  
知名者亦然幾敗大事近已焚其章矣

人疑為襄



及是帝問襄為何如人韓琦等為救解帝意不回襄

請罷遂命出知杭州

襄精吏事談笑剖決吏不能欺嘗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

絕海而濟襄立石為梁長三百六十丈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閩人賴之仁宗愛其書法常令書碑版而温成后父碑則辭不書後卒乾道中諡忠惠萬安橋一名洛陽橋在今泉州府晉江縣東北有襄手碑書

三月行明天厯

判司天監周琮等所造也

夏四月詔議崇奉漢王典禮

英宗宗卷五  
節由韓琦等中

請耳所議並非

加尊帝號更無

嫌疑凌僭之處

必執為人後者

不得復顧私親

以相辨折既非

大記所云不合

使濮王尚在又

將何以廢之乎

且以本生之親

改稱伯父固非

所安而加皇於

伯名亦不正工

珪司馬光之說

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  
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

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

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

下有司議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

典禮用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

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

光獨奮筆立議畧云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

並無經傳可據  
徒以強詞爭執  
自不若歐陽休  
援引禮經之為  
得也

若恭敬之心分于彼則不得專于此秦漢以來帝王  
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皆  
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況前  
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  
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于宗室中簡  
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  
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于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  
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

德也臣等竊以為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為宜稱于是珪即命吏具以光手藁為據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于仁宗為兄于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

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  
史臺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聞典禮集  
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詔皇子及宗室卑屬勿授師傅官

時封皇子並除檢校師傅中丞賈黯以為子為父師  
于義未安故有是詔

秋七月富弼張昇罷

嘉祐中韓琦與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密

同在政府氣味  
何至差池於事  
正宜和衷共濟  
乃琦既不相詰  
詢未免自專獨  
竟見於辭色度  
量亦快任私意  
而忘大義公忠  
體國之人固如  
是乎

謀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合議琦未嘗詢弼弼頗不  
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  
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邪或以咎琦琦曰此事  
當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于衆弼愈不懌及帝親政  
加弼戶部尚書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儲推  
恩此特絲髮之勞何足加賞仁宗太后于陛下有天  
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為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乃受  
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鄭國

旁支入承大統  
本無德怨可言

若必沾沾扶掖

立私恩曲行酬

報曰處已為不

庸莫字以富弼

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州昇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

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母蹈舞司馬光

亦疏昇忠謹清直請留于朝而昇求去益力乃判許

州先是韓琦曾公亮欲遷歐陽修為樞密使將進擬  
修覺其意謂之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

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

天下琦等服其言而止

以文彥博為樞密使呂公弼為副使

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竦然

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

嘗有建請之語  
丞于遷官又以  
文彥博尚書推  
立深加眷念而  
蔡襄則以疑似  
小嫌一麾出守  
豈示天下為公  
之量邪則向之  
稱疾固辭豈非  
本意矣

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

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曰暨煩卿西行即召

還矣乃改判永興軍遂召為樞密使

公弼先為羣牧使時帝居藩得

賜馬頗方欲易不可至是帝謂公弼卿曩歲不與朕馬固已知卿矣乃以權三司使進副樞密

八月京師大水詔求直言

京師大雨平地涌水壞官私廬舍漂人民畜產不可

勝計是日帝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

已詔開西華門以洩宮中積水水奔激東殿侍班屋



皆摧没人多溺死官為葬祭其無主者千五百八十人下詔責躬求言且命罷宴減膳禱于山川司馬光

上疏極論時事

畧云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

涉秋不止老弱流離積尸成邱今夏疫癘大作彌數千里秋收未獲暴雨大至都城之大道路乘桴官府民居覆沒殆盡死于壓溺者不可勝計陛下安得不得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者乎又曰先帝擢陛下于衆人中升為天子惟以一后數公主託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太后歡心長公主數人屏居閨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又曰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又曰臺諫天下之耳目其有所言當以聖意察其是非不宜一付

之大 帝嘉納之

冬十一月吐蕃置勒斯賚死

以其子董戩為保順節度使

丙午 三年春正月翰林學士范鎮罷

范鎮引伊周以  
況琦固屬昭曠  
然謂即以孺子  
待其君則歐陽  
修扶掖議微也  
有心排擠耳

韓琦求去鎮草批答引周公不之魯為辭帝不悅鎮

遂請外罷知陳州

時論或謂鎮以議濮王追崇事件  
歐陽修修為帝言鎮以周公待琦

是以孺子待陛下  
鎮之出修之為也

契丹復改國號曰遼

此後契丹  
復改書遼

詔稱濮王為親立園廟謫侍御史呂誨等于州縣

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呂誨范純仁

字堯夫仲

淹子監察御史呂大防

字微仲長安人

引義固爭以為王珪議

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又

共劾歐陽修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

帝陷陛下于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乞

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

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于立廟京師

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嚮中書

然未即下詔也既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為

皇夫人為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

親即園立廟以王子宗樸為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

民避王諱

時論以為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

于是呂誨等以

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劾告家居待罪帝命閣

門以告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

以問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若臣等

人臣諍事是非  
可否惟當求之  
丁理即所言不  
見聽納亦當刻  
切規陳以伸已  
意若不合則去  
止固洁一已虛  
名已亦忠望之  
義呂誨乃謂言  
與輔臣勢難兩

立辭意，則見門戶之見橫於中，不復計政事之有無裨益。明孝言路，恐習接踵，相仍此其濫觴矣。

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

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

本休陽，隋更名今屬徽州府。

時趙鼎、趙瞻、傅堯俞使遼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

即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

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

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

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

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誣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

乃出，知蔡州，誨等

既出，濮議亦寢。

三月彗星見西方

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又孛于畢如月

夏四月胡宿罷以郭逵

字仲通  
邢州人

同簽書樞密院事

逵少隸范仲淹麾下

逵嘗議取靈武非計已而任福  
果踐歿又論葛懷敏必敗人皆

服其  
先見

累功遷檢校太保同簽書樞密院事知諫院邵

亢等文章言祖宗朝樞府參用武臣如曹彬父子馬

知節王德用狄青勲勞為天下所稱則可逵黠佞小

才豈堪大用不報

夏人寇邊環慶經畧使蔡挺

字子政  
宋城人

擊走之

先是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即位宗語不遜詔諒祚

懲約宗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

塞殺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

并下柔遠金  
湯注俱見前

環慶

經畧使蔡挺使蕃官趙明擊之諒祚乘銀甲氍帽督

戰挺先遣彊弩列壕外注矢下射諒祚中流矢遁去

徙寇柔遠挺又使副總管張玉

字寶臣  
保定人

以三千人夜

出擾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並發十萬騎圍大順

夏人毋驚皆家  
屬弱破成之諒  
祥狡狠不及元  
吳正宜乘其寇  
邊絕其威略則  
罪致討亦何不  
可諒作邊事過  
以歸敵而苟安  
日前夫機會而  
林邊圖宋之不  
振甚矣

會朝廷發歲賜銀幣知延州陸詵

字介夫餘杭人

曰朝廷積

習姑息故敵人侵擾不稍加折謂則國威不立因留

止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遂大沮盤桓塞下因遣

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

初諒祚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

和市遣使問罪文彦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  
諒祚任意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詔  
之必服會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  
果歸款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

秋九月壬子朔日食

詔宰臣舉館職



帝謂中書曰水潦為災言事者云咎在不能進賢何也歐陽修曰近年進賢路狹往時進士五人以上皆得試館職第一人及第不十年即至輔相今第一人兩任方得試而第二人以下無復得試往時大臣薦舉即召試今止令上簿候調人乃試唯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所謂進賢路狹也帝因命韓琦等舉士得二十人皆令召試琦等以人多難之帝曰苟賢豈患多也乃先召試十人餘須後試

時士

晉秩獨自朝足  
若臣下所進自

許若人以書成  
禁後為分路並  
其地陳任皆不  
足以制亂而  
國家建官設政  
人宜專為巨俗  
稱權地乎乃俗  
尚波廣至有不  
為他監之語絕  
不以當官盡時  
為念世風日替  
亦甚負好尚之  
庶矣

卷七十六

人以登臺閣陞禁從為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為  
榮滯故為之語曰寧登癩不為卿寧抱槓不為監

冬十月以郭遠為陝西四路宣撫使

自呂餘慶以叅知政事知成都其後見任執政無守

藩者至遠始以同簽書樞密院事出鎮兼判滑州

詔禮部三歲一貢舉

十一月帝有疾十二月立子頊為皇太子大赦

時帝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

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麾帝乃

書曰立大大王為皇太子琦曰必顯王也顯聖躬更  
親書之帝又批于後曰顯王頊琦即召學士承旨張  
方平至福寧殿草制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復進  
筆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

初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

是為神宗

大赦

帝崩于福寧殿

年三十六

太子即位赦天下常赦所不原

者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以韓琦為司空兼侍中

二月立皇后向氏

后太尉敏中之曾孫定國留後經之女帝為潁王時  
納焉至是冊為后

始命公主行見舅姑禮

英宗嘗謂帝曰舊制帝女出降輒皆升行以避舅姑  
之尊義甚無謂朕嘗思此寤寐不平豈可以富貴之  
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司革之會疾不果至

是始詔令公主行見舅姑禮著為令

三月歐陽修罷

修既以議濮王典禮為呂誨所詆惟蔣之奇

字穎叔常州宜

興人以修議為是及誨等斥而修薦之奇為御史衆因

目為姦邪之奇患焉思所以自解會修婦弟薛良孺有憾于修誣修以帷薄不根之謗達于中丞彭思永

字季常

廬陵人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修杜門請

推治帝使詰所從來皆辭窮乃黜思永知黃州之奇

監道州酒稅修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  
以吳奎叅知政事

奎終制以故職還朝踰月拜叅知政事進治說三篇  
又嘗言帝王所職惟在判正邪使君子嘗居要近小  
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  
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為度  
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近要地耳帝然之  
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固辭不許

光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  
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光對曰臣不能

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詰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  
而云不能四六何邪光乃就職

閏月以王安石知江寧府

終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

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韓呂二族

為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及其弟維呂公著  
交三人更稱揚之帝在穎邸維為記室每講說見稱  
輒曰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  
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及帝即位

召之安石不至帝謂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  
頗以為不恭今又不至果病邪有所要邪曾公亮曰

安石真輔相材必不欺罔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  
羣牧見其護非自用所為迂濶萬一用之必紊綱紀  
帝不聽命知江寧府衆謂安石必辭及詔至即起視  
事

夏四月以司馬光為御史中丞

中丞王陶謀欲易置大臣自規重位因劾韓琦不押  
文德殿常朝班為跋扈琦閉門待罪吳奎以陶言為  
過詔陶與光兩易其任奎又言唐德宗疑大臣信任



羣小斥陸贄而以裴延齡等為腹心至今稱為至闇

之主今陶排抑端良不黜無以責大臣展布陶遂言

奎附宰相欺天下帝以陶過毀大臣出知陳州

陶始受知

于琦驟加獎拔及以論琦出人謂其反覆帝亦薄其為人不復用

而奎亦議調外州

光言陶論宰相不押班未行而罷則中丞不可復為

請俟琦押班然後就職復言吳奎名望素重于陶今

與並黜恐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即位于

四方觀聽非宜帝從之奎乃復還中書

秋八月葬永厚陵

在鞏縣西南昭陵之西

史臣曰英宗以明哲之姿膺繼統之命執心固讓而卒踐帝位及其臨政每有裁決皆出羣臣意表雖以疾疢不克大有所為然使後世咏嘆至德何其盛也

京師地震

九月召王安石為翰林學士罷司空侍中韓琦

安石未退時  
惟張方平李師  
中蘇洵等獨其  
奸此外若富弼  
文彥博等為廷  
傑然不過編其

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帝頗不悅曾公亮因力薦安石覲以閒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為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

堪其諒官侍從  
耳惟言公亮曰  
間韓琦以引不  
遺餘力甚至極  
為宰輔才是安  
石大用公亮欣  
助之力尤多厥  
後史張庶事公  
亮又一切陰贊  
之故安石於富  
弼歐陽修詆毀  
殆迥獨於公亮  
子孝寬引歐政  
地以報私恩則  
其胡比為奸情  
事尤顯然可見

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

何如琦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

則不可帝不答

琦早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于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

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所處矣琦嘆曰是何言邪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

吳奎陳升之

即陳旭  
注見前 罷

韓琦既罷奎出知青州明年卒

奎喜獎善少甚貧既貴買田為義莊以賑

族黨沒之日諸

子至無屋以居

排文成而進學  
小公亮實為罪

首矣

以呂公弼為樞密使張方平趙抃叅知政事韓絳邵亢  
為樞密副使

抃自知成都召知諫院故事近臣召自外州將大用  
者必更省府及命下大臣以為疑帝曰吾賴其言耳  
苟欲用之無傷也及入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  
琴一鶴自隨為治簡易亦稱是乎遂拜叅知政事抃  
感顧知遇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啟聞帝嘉其忠恒褒

答之

亢前與王禹比詆吳奎以撼韓琦琦  
奎既去亢遂由樞密直學士進副使

復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冬十月張方平罷

光論張方平不協物望難居政府帝不從帝徙光翰林知通進銀臺司呂公著封還除目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為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閤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正臣罪乞解銀臺司不報未幾方平以父喪亦罷

青澗守將种諤

字子正世衛子

襲虜夏監軍威名山遂復綏州

威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降于知青澗

城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盃名山小  
吏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款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

聞且欲因取河南地知延州陸詵言以衆來降情偽  
未可知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詵召諤問狀且與

轉運使薛向

字師正京兆長安人

議撫納乃共畫三策令幕府

張穆之入奏穆之因受向指詭言必可成帝意詵不  
協力徙之秦鳳諤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  
名山不得已舉衆從諤而南得首領三百戶萬三千

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諤擊敗之誥劾諤擅興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徙秦之命至西方用兵自此始

十一月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詔韓琦經畧陝西竄种諤于隨州

种諤既受威名山降夏主諒祚乃詐為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邊釁復起朝議以諤生事欲棄綏誅諤會郭逵由鄆州徙鎮鄜延用其屬趙高

字公才  
邠州依

政人言上疏以為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

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移書執政請存綏

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

即大力川在綏德州西北源出榆林下流入無望河

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

考此疏及書續綱目通鑑俱作

趙高言而宋史則載郭達傳蓋高為達屬吏謀出高而主之者達也今依宋史改輯

乃命韓琦

判永興軍經畧陝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殺

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

綏州時言者交論种諤乃下吏貶其官安置隨州

种諤受降選其州誠不克輕舉楊定初時奉使西夏下拜稱臣尤有當諤之罪然綏城既毀



人皆國家棟地  
豈宜輕讓  
捐而賊人成殺  
王官又豈可以  
其禍由自取不  
和征討解珣所  
言自是正理且  
時勢既異更不  
必前後相符想  
必必執初議以  
相詰亦不違事  
體之甚矣

十二月夏主諒祚卒子秉常立

郭達訶得殺楊定等首領姓名為李崇貴韓道善諒祚乃銅崇貴等以獻既而諒祚卒子秉常立遣其臣薛宗道等來告哀帝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人者已執送之矣初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戶諒祚遺之寶劍寶鑑及金銀物定歸時以劍鑑上而匿其金銀且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軍既而夏人失綏州以為定賣已故殺之至是崇貴等

至具言其事帝薄責崇貴等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

計遣劉航

魏人

冊秉常為夏國主遼遣使冊為夏國王

諒祚之世嘗請去蕃禮從漢儀服中國衣冠往往以漢官命其臣且數上表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正旦朝賀儀仁宗以九經賜之

神宗皇帝

戊申

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食

帝不受朝詔宰相極言闕失帝嘗謂文彥博曰天下  
敝事至多不可不草彥博對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更

積人姑息果能  
抵作有為未嘗  
非張弛之道至  
以理財為急私  
致小人得窺其  
隙而中之安石  
之病民神宗不  
得辭其咎也

張之韓絳曰為政立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帝曰大  
抵威克厥愛乃能有濟又謂彥博曰當今理財最為  
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財  
趙槩罷

槩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惡在官如不能言然陰以利  
物者為多時議比之劉寬婁師德以老求罷知徐州  
以唐介參知政事

先是宰相省閱所進文書于待漏院同列不得聞介

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預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為常

夏四月詔王安石越次入對

安石以致君先  
辭自任而其所  
設施即身或先  
民實政尚未能  
體而行之惟假  
誅強凶凶一言  
為曰擬擬斥舊  
日張本蓋中天  
郭治他稱未道  
而汲汲以救遠

安石受命歷七月始至京師詔越次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責難于君

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

琬愚為軍事乎  
且所行新法豈  
易舊制則豈夕  
改條例若如此  
所云至簡至安  
至易者亦已自  
相矛盾而其併  
會周禮徒變其  
跡而不得其精  
意與新并之泥  
古亂政同哉則  
官罪人乃欲比  
于辜也櫻契之  
列多見其不知  
量也

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亮然後可  
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  
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彼  
二子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常患無人可以助治  
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契傅說  
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耳帝曰向世無小  
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  
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  
皋陶稷契亦安肯苟  
食其祿以終身乎

### 秋七月以陳升之知樞密事

升之前與文彥博同爭揚定不可使上不聽定既被  
殺上思其言于是復召用之

京師地震

自七月至十一月京師地震者六河朔地亦大震

八月復行崇天厯

以月食不效詔厯官雜侯星晷重造新厯至是上之

占驗亦差遂復行崇天厯削奪司天少監周琮等一

官

九月初封太祖曾孫從式

秦王德芳孫

為安郡王

帝謂創業垂統實自太祖顧無以稱乃下詔封太祖

諸孫行尊者一人奉太祖祀世世勿絕同知太常禮

院劉敞

字貢父  
新喻人

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太祖傳天下

于太宗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不當別為天子置後  
若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  
位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著矣帝從之遂有是命

冬十一月郊

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  
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

南郊行賞德  
以來極習廉費  
而無當於禮自  
宜停罷安石固

執不從已為偏  
見至云善理財  
者不加賦而國  
用足其說尤詳  
試問所行青苗  
募役諸法何事  
不取之于民又  
與加賦何異神  
宗心知其非而  
復任安石草制  
惑亦甚矣

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

辭祿且國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

財者不過頭會箕歛

漢書注以人頭數  
出穀以箕歛之

爾安石曰不

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

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

害乃甚于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

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

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制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



敢復辭

配 二年春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叅知政事

初弼自汝州入覲詔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掖以進  
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于有為對  
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傳會  
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  
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  
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留之力辭赴郡

至是召拜司空兼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乃詔以左僕

射同平章事

時帝以災變避殿減膳撤樂王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在

道聞之嘆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及入對又曰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為喜怒喜怒為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僉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于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

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難大

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

邪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侍讀孫固

字和甫  
管城人

曰安石

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為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

帝謂安石曰人皆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帝曰然則卿設施以何為先安石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

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榷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能決意任之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

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  
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為異論所惑  
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乃  
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  
下之利命升之安石領其事初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自  
真州宋置今揚州府儀徵縣是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意  
多合遂定交因言于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  
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

及蘇轍並為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

之凡所建請章奏皆惠卿筆也又以章惇

字子厚  
浦城人

為

三司條例司曾布

字子宣  
鞏之弟

檢正中書五房凡有奏請

朝臣以為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

安石以威協衆俾毋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亞于惠

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

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頒行天下安石與劉恕

字道

原筠州人友善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且

史策所紀宰臣  
北人南人皆互  
有時亦互偏一  
王安石古稱立  
賢無方相所以  
用之耳至地氣  
北南遷移謂有  
閔治亂尤不足  
信果如所云未  
聞鄧治之世南  
方皆堅冰海濱  
也恭地氣視人  
氣之變良是時  
洛陽生聚若社  
人氣極盛故地  
氣固之而變危

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  
不應以利為先安石遂與之絕

先是治平中邵雍與  
客散步天津橋上聞

杜鵑聲悽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  
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  
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數年當有  
南土作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也至  
是雍言果驗云天津橋  
在河南府洛陽縣城外

夏四月旱

續綱目宋元通鑑于是月書河決地震考宋  
史神宗紀俱不書惟河渠志載是年北流閉

而復決然在七月後非四月也又按地震應書在某地  
神宗紀及五行志皆不載是年四月有地震之事惟滕  
元發傳言京師地震元發上疏言事又河北地大震命  
元發為安撫使還知開封府傳聞不明若某月然本書

木禽鳥亦隨地而異即如深山窮谷氣每先寒

通邑大都侯常

多稊此可為敬

矣若夫禽鳥得

氣之先不過如

鴉鵲呼鳴預占

來日時雨安能

於數年之久明

示前知乎雍精

於術數或假杜

鵠以寓言然術

雖精而理實非

矣

上年七月有京師地震一條下文有罷知開封府滕元

元發一條則二書所載河決二字必河北之訛也附辨

于此滕元發本名甫字達道東陽

參知政事唐介卒

論質肅

介簡伉敢言居政府數與王安石爭辨而安石彊解  
帝主其說介不勝其憤遂疽發背而卒

以薛向為浙江荆淮發運使

初仁宗時范祥制置解鹽

事具前

公私便之祥卒以向

繼領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領羣牧主其說請



久任向至治平末向坐與种諤開邊始罷去會淮南轉運使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欺隱帝召向與靖對

錢公輔

字君倚  
武進人

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羣議抵靖

于法以向代之

已而向請置賣鹽場于永興軍官自繫之罷通商法

罷知開封府滕元發

元發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帝知其誠蓋事無巨細人無親疏輒問之元發隨事解答不少嫌隱王安石嘗與

元發同考試語言不相能深惡元發會議新法恐元

發言而帝信之因極力排元發出知鄆州初元發同修起居注

帝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綱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為名言

遣使察農田水利賦役于天下

從三司條例司之請遣劉彛字執中福州人謝卿材侯叔獻

程顥盧秉字仲甫德清人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大名八人行

張元發此言簡而中理勝歐陽修朋黨論遠矣

諸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

己而頒農田水利約

東由是進計者紛然數年間諸路凡得廢田萬七百九十三處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而民

給役勞擾

五月罷翰林學士鄭獬

字毅夫安陸人

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

制誥錢公輔

獬權開封府斷謀殺獄不依新法

事見後

拱辰與王安

石議新法不合公輔言滕元發不宜去薛向變法當

黜安石惡之出獬知杭州拱辰判應天府公輔知江

寧府

御史中丞呂誨上疏言三人者無罪被黜甚非公議上出奏示執政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但

愧不能盡理論情暴其罪狀使小人知有所憚不意言者乃更如此

六月罷御史中丞呂誨

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為得人呂誨獨不以為然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說其才辨久而倚毘亂由是生臣究安石本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于人文言飾非罔上欺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

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乃出誨知鄧州  
先是誨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  
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  
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是言  
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  
聽其言則美施于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  
及誨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  
也

秋七月乙丑朔日食

行均輸法

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多致而不

能贏餘年歛難于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陪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

擅輕重斂散之權今浙江荆淮發運使實總六路賦

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

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

買而制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

使薛向領均輸平準專行于六路賜內藏錢五百萬

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者多言非便劉琦

字公玉宣城人

錢觀

字安道無錫人

蘇軾先後論列皆坐貶向復請設置官

屬從之

權開封推官蘇軾言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庫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

價比民必貴及其賁也弊復如前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閭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于安石不納其言然均輸法亦迄不能就蘇軾續綱目作蘇轍今依宋史食貨志及軾本傳改

## 八月罷判國子監范純仁

初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

帝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

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帝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為皆言粗對曰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純仁奏言貽他日意外之患

城郭甲兵糧儲三者皆邊防要務惟恐苟且塞責有虛名而無實濟所係匪淺若以粗備為已

足久之將并其  
粗者而忽之豈  
除戎器戒不虞  
之意耶純仁特  
因种諤輕敗兵  
端故為此論未  
免矯枉過正至  
以延見踪跡小  
臣為非尤不常  
事理人君勤求  
治理廣者博訪  
正可收箴聽其  
說之益惟在採  
擇而權衡之以  
裨增政耳況君  
子小人之分在

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掎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

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

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

時帝切于求治

多延見疏逃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  
若可采行之必有累益知小志大貪財昧遠願加深  
察及薛向行均輸法于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  
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使小人掎克生靈斂怨基  
禍安石以富國彊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  
舊學鄙老臣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己者為不肖  
合意者為賢人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  
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副致事大者不可  
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僕欲事功急就  
必為檢佞所乖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留章不下純



乎心術宜係地  
之遠近位之大  
小若如純仁言  
則大舜之好察  
適言先民之詢  
芻蕘又何以稱  
焉是特慮當時  
安石之徒勝其  
口說而未計及  
進言者之或有  
一得亦何異樂  
美美吹豳之見耶

仁求去  
不許

未幾罷諫職改判國子監純仁求去愈力安

石使諭之曰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是以利誅我  
也言不用萬鍾何加焉遂錄所上章申中書安石大  
怒乞加重貶帝曰宜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尋徙成  
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  
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

以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

初顥舉進士再調晉城

唐縣今曰風臺為山西澤州府治

令民以事

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  
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凡孤癯殘廢行旅疾病皆有所  
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  
親為正句讀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其善惡在縣  
三年民愛之如父母用薦改著作佐郎至是呂公著  
薦為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  
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度中人曰  
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顯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

婦謀殺夫悖惡極矣傷雖未死而謀則已行宜可同辜而猶生以泄其殺夫之罪又豈可以按問即服遂問以自首之條許遵率請未減已為廢法即科以故

窒欲求言育才為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當勸帝防

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事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

定謀殺傷首原法貶判刑部劉述

字孝叔  
湖州人

等六人

初知登州許遵

字仲塗  
泗州人

上州獄有婦謀殺夫傷而未

死

婦人阿云許嫁未行嫌婿陋伺其寢  
田舍懷刀斫之不死斷一指而去

及按問遂自

承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請從減論

帝命司馬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遵言為是光謂因他罪

致殺傷者他罪得首原豈可以謀與殺分為兩事而謂

出而罷之亦不為過劉述身為刑官執之誠足安石乃曰述而詆述且定謀殺首原之令不特兜婦因曲宥以漏網非所以防倫且使奸徒有所恃而輕犯尤不足以止辟安石偏執妄行不復知有明罰如法公議而取逐正人尤遲其益忌憚之心小人

謀為所因得以首原乎帝意方嚮安石而文彥博富

弼等多主光議踰年不決至是詔從安石議凡謀殺

已傷按問自首者減罪二等著為令侍御史知雜事

兼判刑部劉述封還詔執奏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

府推官王克臣

字子難  
遼西人

劾述罪述遂率侍御史劉琦

錢顛共上疏論安石

畧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  
操管商權詐之述與陳升之合

謀侵三司利權開局設官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去年  
因許遵妄議按問自首之法安石任偏見而立新議  
陛下不察而從之遂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度自  
宜世守勿失乃事更張廢而不用姦詐專權之人豈

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遂以慰天下曾公亮  
畏避安石陰自結援以固寵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  
依違皆疏上安石奏貶琦監處州鹽酒務顛監衢州  
宜斥免

鹽稅殿中侍御史孫昌齡始以附安石得進顛將出  
臺罵昌齡而去于是昌齡亦言王克臣阿奉當權欺  
蔽聰明遂黜昌齡通判蘄州安石欲置述于獄司馬  
光范純仁爭之乃貶知江州同判刑部丁諷審刑院  
詳議官王師元皆以附述忤安石諷貶通判復州師

元貶監安州稅

龍圖閣學士祖無擇先與安石同知  
制誥或饋安石潤筆物辭不獲取置

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為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  
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會御史王子韶使兩浙按  
知明州苗振貪狀子韶迎安石意遂連無擇逮赴秀  
州獄巧抵無所得誣以他事謫之無擇言語政事為  
時名卿被誣放棄士論惜焉王子韶字聖美太原  
人明州唐置今浙江寧波府是秀州五季吳越置今  
浙江嘉興府是

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

轍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會遣人使于四方求遺利轍  
以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之罪陳升  
之止之乃以為河南府推官

九月行青苗法

初陝西轉運使李參

字清臣鄜州須城人

以部內多戍兵而糧

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豫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年之惠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陳不接以邀倍息

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歛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糶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之法遂變為青苗矣

先是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



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  
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  
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  
民不免踰限如此恐鞭笞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安石  
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  
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  
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  
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  
為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于是  
決意行焉 王廣淵字才叔大名人也

### 以呂惠卿為崇政殿說書

王安石薦惠卿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  
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于中外者皆其

所為安石賢而復不聞世務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並指為姦邪近者進擢不次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辯捷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默然

帝嘗御通英閣聽講光讀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

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

光言非是帝問光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  
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  
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  
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  
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  
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  
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刑則胥吏矣今為音  
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塞乃以他語拔光帝曰  
相與語是非耳向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  
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况縣官督責之  
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彊也光曰愚民  
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  
不彊也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  
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  
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為病  
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

司尚能以病民況法許之手他日又對帝曰今天下  
洵洵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先曰陞  
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惠鄒  
以為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邪

冬十月富弼罷

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稱疾求退章  
數十上帝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

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然遂出判亳州

弼恭儉  
孝敬好

善嫉惡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  
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  
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  
毒于良善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以陳升之同平章事

升之既相帝問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何云對曰  
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  
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  
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  
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  
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  
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城綏州

先是夏人寇秦州

殺守將范愿元者不可勝計

既而秉常復上誓

表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乞綏州詔將許之廊延宣

撫郭達上言此商於六百里之策非先交二砦不可

許也朝議以為然賜以誓詔秉常遣旺孟克

舊作同萌

說今改來言欲先得綏達命趙高等如夏交所納二砦

且定地界旺孟克對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高曰然則塞門安遠二墻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

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

亦曰長城門橫山之麓也又曰青嶺在榆林府

廢夏州西南

為界西平王祥符移書固在也旺孟克語

塞高以夏人渝盟請城綏州不以易二砦從之改名綏德城

十一月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

初陳升之欲傳會王安石以固其位安石亦患正論盈廷引升之為助升之知其不可而竭力為之用安石德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既相乃時為小異陽若

不與之同者由是二人遂判安石乃薦絳共事安石  
每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  
下宜省察安石恃以為助

置諸路提舉官

條例司上言民間多願借貸青苗錢乞遍下諸路轉  
運使施行仍詔諸路各置提舉二員管當一員賞行  
青苗免役農田水利諸路凡四十一人

提舉官既置  
往往迎合王

安石意務以多散為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  
即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首



王廣淵在京東一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以為不便廣淵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諫官李常御史程顥論廣淵抑配培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欲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由是常顥之言皆不行李常字公擇南康軍建昌人劉庠字希道彭城人

### 增置宮觀官

帝以監司郡守有老不任職者則與閭局王安石亦欲以處異議者遂增置三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及諸州宮觀官使不限員

以張載為崇文院校書尋辭歸

載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

因勸之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

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與程顥程

頤

字正叔  
顥之弟

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

旁求于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調雲巖

後魏縣  
宋熙寧

後廢故城在今  
延安府宜川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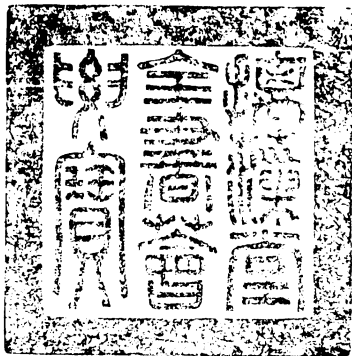
令以敦本善俗為先帝初即位思得

才哲之士呂公著薦載有古學召見問治道載對曰  
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為崇文校書已  
而移疾屏居南山下

先是明州苗振獄起令載往按  
程顥疏言治獄可試諸能吏非

所以盡儒者之事業王安石曰淑問如皋  
陶猶獻囚此何傷竟命之往比還乃辭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六



總校官進士 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錄 臣常 循

膳錄監生 臣周光裕